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十史詳攷　五十三之五

漢書門
函架番號類
五三
二四〇三

庫文閣內
漢書
函
架番號類
五三
二四〇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13
冊數 24(11)
函號 297 178

十二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十

載記

後漢書班固傳固述公孫述等僭僞事爲載記若干篇晉書載記之名蓋本于此

崔鴻十六國春秋

北史崔鴻傳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

撰十六國春秋百卷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自述云正始元年著春秋百篇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惟常璩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末成輟筆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于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于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後永安中奏其書稱臣考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惟李雄蜀書未獲至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棄世案崔亮傳云齊文襄恨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不及江東然則鴻所以不錄僭晉劉蕭者其意不欲以江東爲僞故也正始元年係魏宣武帝卽位之六年梁武帝之天監三年也三年之末已成九十五卷至孝明帝正光三年相去已十七年始購得常璩華陽國志乃補入蜀事五卷爲百卷鴻卒於孝昌之初則此書在當日已成足本竝無遺闕可知惜乎其竟亡也

又北史鴻傳鴻撰十六國春秋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詣鴻曰聞卿撰定諸史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

言多失體且既託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志一作志載其表云云案志注作忘非魏作妄以其初未奏聞原無此表也

此書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至宋志則無之蓋當五代及宋初而亡故晁說之稱司馬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已非鴻全書文獻通考經籍考亦不載明攜李屠喬孫遷之刻賀燦然爲序者亦爲一百卷乃喬孫與其友人姚士粦輩取晉書載記北史册府元龜等書僞爲之非原本浦起龍注史通中一條云屠欲起斯廢毋假初名毋襲卷數顯號補亡可也匿所自來掩非已有眞書慈變爲贋書矣玆云杭本漢魏叢書所收十六短錄故是鴻之舊是說也予猶疑之

本傳所載鴻書之誤如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此必鴻書本用魏年號紀年而分書各僭號於下故耳今屠氏刻本則直用各僭號紀年即如鴻始元年亦何由而知其爲誤作改元在天興元年乎即此考之僞作顯然

孝慈

劉淵自稱漢後爲壇南郊下令歷敘漢二祖五宗功德固屬可笑而所云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孝愍係指漢獻帝係蜀先主於建安二十五年所遥稱見三國志先主傳

劉淵年

劉淵生於魏嘉平中先於晉永嘉四年約年六十

前冀

劉淵起事國本號漢歷劉和劉聰劉粲凡四主皆如故也直至劉曜始改號趙因石勒亦號趙故又稱前趙耳而僞本崔鴻十六國春秋自淵以下皆名前趙

前漢亦前趙之語

則非

劉聰論誤

劉聰傳論云竟以壽終非不幸也案當作何其幸也

劉曜殺石生

劉曜傳曜爲石勒所執勒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幘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案石生當作石他知者上文言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俘三千餘落而歸曜怒遣劉岳追之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若石生則鎮關中爲石季龍所

攻其部下殺之於雞頭山事見後載記第五卷石宏傳中其時去劉曜爲石勒所殺已甚久

王脩

石勒傳上卷章武人王脩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脩或作脊下卷上黨內史王脩以并州叛於勒未知卽此人否

兗州刺史劉遐

石勒傳下卷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殺之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案帝紀作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郗鑒傳亦云然此作

劉遐疑誤

檀斌

石勒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按斌帝紀作贇

夏嘉

濟岷太守劉閻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案夏嘉帝紀作夏侯

王國叛降于勒

上文言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下文又言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石堪數行之中一

事重出疑矣

歷陽大守

石季龍傳上季龍將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歷陽帝紀作義陽七萬作七千

政官

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政官政元板作牧是

拔嵩

載記姚泓傳泓以晉師之逼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嵩進據河內爲泓聲援拔嵩元本作拔拔嵩

李雄與穆帝分天下

載記李雄傳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案雄死在咸和八年是成帝時何云與晉穆帝分天下穆字誤

李雄死年

咸和八年雄生瘍于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案帝紀雄死在九年六月

揖次

載記呂光傳魏安人焦松等起兵迎張天錫之世子大豫于揖次揖當作揖古揖字

義熙三年

載記乞伏乾歸傳義熙三年乾歸僭稱秦王改元更始案安帝紀作義熙五年

義熙六年

載記乞伏熾磐傳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案帝紀在義熙八年

匹達

乞伏熾磐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匹達元本作四達

東晉國勢不弱

東晉君弱臣彊勢則然矣而其立國之勢却不爲弱劉琨祖逖志在興復陶侃溫嶠屢有誅翦桓溫之滅李勢謝安之破苻堅劉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齡石之斬譙縱皆奇功也裕之入關中幾幾欲混一矣留子義眞鎭之而還旋失之惜哉王買德謂赫連勃勃曰關中形勝地劉裕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很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見載記勃勃傳買德此言實爲破的餘詳南史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一

沈約宋書

沈約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勅撰宋書至六年二月紀傳畢功表上之約卒于天監十二年年七十三永明五年四十七約自言百日數旬草帶移孔精神素非强健四十七八已值衰暮其書一年便就何速如此蓋宋書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遞加撰述起義熙訖大明已自成書約僅續成永

光至禪讓十餘年事刪去桓元譙縱盧循馬魯吳隱
謝混郗僧施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
長民十三傳而已甚約上書表自見（何承天等撰宋書事見宋書恩倖徐爰傳又見梁書裴子野傳）本極徑省故易集事其上書表又云
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
諸志須成續上據此則紀傳先成志係續上今約書
紀十卷傳六十卷適合七十卷之數外有志三十卷
而無表與梁書本傳所云著宋書百卷適合則上書
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
文九王傳建平王景素傳末云今上卽位今上者齊

武帝也又沈攸之傳攸之敗亦其黨臧渙語益城自
歸今皇帝命斬之今皇帝者亦齊武帝也南齊書武
帝紀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
敵卽據益口爲戰守備故渙投之而被殺也觀此則
知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入梁未及追改
袁粲傳云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
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雖表粲之忠自是在齊代
之筆末附永明元年改葬粲與劉秉沈攸之詔論云
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知約修宋
書在齊武帝時

約同時裴子野別撰宋畧今不傳子野松之曾孫
駟之孫也四世之中有史學者居其三抑何盛耶

蕭子顯齊書

沈約已撰齊紀二十卷見梁書約本傳卷止二十未
免太畧至蕭子顯乃作齊書六十卷見梁書三十五
卷本傳子顯乃齊高帝道成第二子豫章文獻王嶷
之子

姚思廉梁陳二書

姚察在陳爲吏部尚書當陳宣帝太建末卽奉勅撰
梁史入隋歷太子內舍人秘書丞北絳公始自吳興
遷居關中爲雍州萬年人察學兼儒史見重於二代
當隋文帝時嘗訪察以梁陳故事察每以所論載奏
之于是開皇九年勅并成梁陳二史遣內史舍人虞
世基索本上進藏于內殿而書猶未成臨亾屬子思
廉繼其業思廉少仕陳爲揚州主簿入隋爲漢王府
參軍河間郡司法書佐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
成梁陳史後爲代王侑侍讀唐高祖受禪授秦王文
學太宗引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宮遷太子洗馬
貞觀初遷著作郎宏文館學士三年又受詔與秘書
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

成文書并推究陳事刪益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
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
削皆思廉之功也以上見陳書第二十七卷察本傳
及舊唐書第七十三卷新唐書第一百二卷思廉各
本傳

舊唐書七十三卷令狐德棻傳德棻嘗從容言於高
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
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
可憑如更數十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于隋
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
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
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
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犧以
降周秦始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
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
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
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于發跡開基受終
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于時然而
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
倏焉將墮朕握圖御宇長世字人方立典墓永垂憲

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法無隱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太宗復勅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

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元齡總監諸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彦二家已爲詳備遂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案修撰之源雖自德棻始梁陳二書實思廉專典其事

新唐書過譽南北史

新唐書李延壽傳云世居相州貞觀中爲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

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稱謂之間互相輕侮其
史于本國詳他國畧徃徃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
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既數與論撰
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
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
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
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
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
璽郎兼修國史卒愚謂此傳於延壽敘述頗詳且多
褒譽若舊書則以延壽附令狐德棻傳下首云李延

壽者添一者字意甚輕之敘述粗畧無所稱美今平
心觀之延壽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代合有鳩聚鈔
撮之功而延壽適承其乏人情樂簡故得傳世其書
疵病百出不可勝言新唐云頗有條理愚則謂其甚
少條理又云刪落釀辭愚則謂其刪落處不當而欠
妥者十之七八若云過本書遠甚則大謬不然耳食
之徒踵此瞽說幾疑本書可廢遂令魏齊兩史殘闕
甚多致後人反用北史補之豈非爲新唐書所誤乎
予所指摘詳見後
新書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延壽出李氏姑臧大房

其父大師字君烈渤海郡王簿
舊唐書高宗紀調露二年二月詔曰故符璽郎李延
壽撰正典一部辭殫雅正雖已淪亾功猶可錄宜賜
其家絹五十疋案時延壽已卒是以稱故正典見舊
經籍志淪亾者人亾非書亾若書已亾何由知辭殫
雅正乎當係延壽沒未久家人獻之以求恩澤耳然
則延壽當卒於儀鳳之末新書雖言其年少但修書
當貞觀時計其年必已三四十歲又閱三十年至儀
鳳之末必已六七十歲之外學淺識陋才短位又甚
卑著述傳世千餘年以來遂成不刊之作一何多幸

耶
各帝南北史皆繫論法各書則稱廟號然各書間亦
有稱謚法者名稱不定例未盡一此則南北史無此
病
南北史增改無多而其所以自表異者則有兩法一
曰刪削二曰遷移夫合八史以成二史不患其不備
惟患其太繁故延壽一意刪削每立一傳不論其事
之有無關係應存應去總之極力刊除使所存無幾
以見其功然使刪削雖多仍其位置則面目猶未換
也於是大加遷移分合顛倒割截搭配使之盡易其

故處觀者耳目一新以此顯其更革之驗試一一核實而攻之刪削遷移皆不當功安在乎其書聊可附八書以行幸得無廢足矣不料耳食者反以爲勝本書也

或曰子於李延壽指摘其失甚悉乃所考證仍用延壽書作綱各書皆從之挨次羼入何也曰世人醉心於延壽而欲廢各書久矣今驟而易之使讀各書難矣就彼熟徑撥其瑕礫搴其蕭稂使羣陰解駿然後求之各書則易凡各書皆標明某書某紀某傳其有直稱某紀某傳者皆是南史而亦多有標出南史某紀某傳者隨便下筆例不能一也北史仿此

各書目南北史目皆宋人添

各書目皆在每卷首大約古書多序在全書之末目在每卷之首今目是宋人添觀曾鞏於南齊書序云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云云末云臣某等謹序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然則南北史目亦宋人添也每卷目仍留不去雖復出可厭能存舊却佳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二

綏輿里

南史宋武帝紀彭城縣綏輿里人宋書但云綏里人上文帝諱裕字德輿疑相涉致誤衍輿字

楚元王二十一世孫

南史云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宋書則

云交生紅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彊辟彊生陽城繆侯
德德生陽城節侯安民安民生陽城釐侯慶忌慶忌
生陽城肅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東武城令某某生
東萊太守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宏宏生瑯邪都
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晉北
平太守膺膺生相國椽熙熙生開封令旭孫旭孫生
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
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爲皇考前第二
十六卷論漢孔光傳光爲孔子十四世孫十四世乃
連前後并及身而總言之如此則當爲交二十二世

孫今云二十一世者傳寫誤武帝世貪賤崩後猶藏
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書歷敘先世名位皆未必可
信南史既已信用之乃但及其祖而於曾祖之始渡
江居京口者反削其名不書又獨於皇考爲添一字
皆非也

宋武帝微時符瑞

南史最喜言符瑞詭誕不經疑神見鬼層見疊出宋
武帝紀歷敘其微時竹林寺僧見其臥有五色龍章
孔恭占其墓曰非常地行止見二小龍附翼伐荻新
洲射大蛇見青衣童子擣藥下邳會一沙門贈以黃

藥傳創沈約亦好言符瑞者故此諸事雖不采入紀而別作符瑞志述之射蛇事則符瑞志亦無却見於任昉述異記上卷但述異記未必出任昉恐後人假託予直疑是李延壽附會漢高祖斬蛇事白誤出而後人反勦以入述異記

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稱諱順帝稱名

宋書武帝紀始稱高祖後乃稱公後又稱王卽眞後乃稱上髣髴似陳壽魏武帝紀之例其書檄詔策等皆稱劉諱此沈約本文也而其間亦多有直稱裕者則是後人校者所改改之未淨故往往數行之中忽

諱忽裕率率已甚南史則槩稱帝卽眞稱上南史宋武帝紀封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宋同乃宋於此下又書八月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鎭西將軍義隆卽文帝也故沈約稱諱而忽稱諱忽稱義隆如此甚多不可枚舉亦後人校者改之而未淨與武帝忽稱諱忽稱裕同

宋書於文紀元嘉十三年九月書立第二皇子濬爲始興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第三皇子孝武帝也諱駿因其爲帝異於他子故書諱又十六年閏月以武陵王諱爲湘州刺史自後又三書武陵王諱又孝

武帝紀孝建二年正月以冠軍將軍湘東王諱爲中護軍湘東王卽明帝或本淮陽王元嘉二十九年改封自後又再書湘東王諱又明帝紀泰始七年七月以第三皇子準爲撫軍將軍此順帝也似以其爲亾國之主故書名不諱此等似皆沈約原文而裕與義隆之或名或諱則校者之疎

全食一部

宋紀永初元年六月封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南史作全食一部令字部字皆傳寫誤當作全食一郡

南海公義慶

南史宋武紀位南海公義慶爲臨川王宋作立南郡公義慶爲臨川王位字仍立而誤其實當作封南海當依宋作南郡武帝之少弟道規封南郡公無子以兄道憐之子義慶嗣襲其封也

宋紀誤闕

宋紀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晉朝一闕字連空三格南史采用此段此處本無闕也此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云云衛將軍下注注及空不知何等妄人所爲

後劉勔傳屢有南注闕字處而按其文義則無闕大

約宋書南齊書宏注闕字者甚多往往考之則本無闕兩書校者尤甚粗疏

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

古人之文所以難讀者一人一地而屢易其稱如左傳於一人忽稱其名忽稱其字忽稱其謚忽稱其姓氏忽稱其封邑爵秩一篇中每如此所以讀者爲之眩目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在當日不以爲怪其實乃甚拙耳趙宋以下則無之矣此當以後人爲得不必法古也至於地理沿革不常分合時有多其名稱尤易牽混宋書武帝紀

敘孫恩寇丹徒即今鎮江府所治縣也其下便云京口震動此下歷敘討桓元事每以丹徒與京口相間言之及敘至與何無忌等斬桓脩之下乃云義軍初尅京城又敘至劉毅搆隙事則云毅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京城即京口也脩乃桓元之從兄以撫軍將軍鎮丹徒帝與無忌等斬脩故云尅京城而劉毅斬桓閎於廣陵故以爲與裕斬桓脩之功相抗但本是京口忽又變稱京城混目乎其上文敘桓元篡位脩自京口入朝後還京南史則作還京口南史即采宋書乃今宋書於此則

直云還京無口字此乃鈔胥脫落誠不足辨然苟非善讀書人又未免眩目矣書經三寫烏焉成馬況史文本自多爲岐稱乎攷樂史太平寰宇記第八十九卷江南東道潤州云後漢建安十四年吳孫權自吳徙都于京口十六年徙都秣陵復於京口置京口都督以鎮焉又吳志云京都所統蕃會尤要是爲重鎮後爲南徐州置刺史鎮下邳而京城有留局其後徐州或鎮盱眙或鎮姑孰皆置留局于京口至六代常以此地爲重鎮文選顔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李善注云京口在潤州京口之名甚著誰人不知但變稱京城則無識者或誤認作彼時京城之建鄴將奈何甚矣多其名者之無謂而易惑人也桓脩宋書皆作脩而南史則作修此等又何暇詳考

桓元與劉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云何所道劉云南史作劉裕不知宋書之作云是沈約又一避諱法乎抑傳寫誤乎且勿論而此北府則又是京口一別稱世說捷悟篇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注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是也建業在京口之西而稍南通鑑一百十三卷桓元遣吳甫之等相繼北上胡三省注自建康趣京口爲北

上故桓元有北府之稱

宋書三十一卷五行志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氐賊圍南中郎將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遁於彭城桓嗣以江州之衆次郡援序北府發三州民配何謙救遁

宋書敘至破盧循事於京口又別見京江一稱又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又別見北京一稱

建鄴京師京邑京都建康都下

建業本不當从邑而南史皆作建鄴翻似與河北之鄴相涉者然此謬也宋書武帝紀或稱京師或稱京邑或稱京都或稱京多其名稱雖似無害但京邑之稱與京口京城易混宋書紀於討桓元移檄京邑南史改作都下一稱亦以京邑嫌涉京口故也南史大槩多作建鄴似較爲畫一矣但宋書州郡志云丹揚尹領縣八首建康本秣陵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縣孫權改爲建業晉愍帝卽位避帝諱改建康然則正當爲建康何以反稱孫吳舊名乎愚則謂直當槩稱京師

宋武帝哭桓脩

宋武帝本爲桓元所任使元篡討誅之是也無如欲

自取何初起第一功先斬桓脩哭之甚慟厚加斂恤以嘗參其軍故也自殺之自哭之與劉項事等

帝鎮石頭城

南史宋武帝紀元興三年討桓元三月庚申帝鎮石頭城鎮字宋書同通鑑則作屯其實當作入

刪改皆非

南史宋武帝紀征慕容超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笑曰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彊也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縣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案是自彊也宋書云是自張之辭耳較爲明析

弓矢之上宋有城上火石四字一經刪削使句意全晦

闕句

南史盧循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卽日班師奔走下闕一句當補云卽馳使徵帝又命衆軍齊力擊之賊大敗循單舸走衆皆降單舸走下闕一句當補云遣劉籓孟懷玉追之

蒼兒

宋紀加裕九錫文有曰倉兒電泝神兵風掃裕平關

中後詔進王爵有曰倉兒甫訓則許鄭風偃前篇南史節去倉兒句後篇全刪梁書武紀論曰高祖總蒼兒之師翼龍豹之陣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曰蒼兒既馳長蛇自剪考古文尚書泰誓云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兒蒼兒總爾衆庶與爾舟楫馬融注蒼兒主舟楫官名詳後案郭璞山海經序云無航之津豈蒼兒之所涉是蒼兒主舟楫也

淮揚

南史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揚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案淮揚當作淮陽

左丞相大使奉迎

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尚書左丞相大使奉迎案此多不可解宋書作左丞郎隨大使奉迎亦可疑

北爲正

南史於永初元年之末書是歲魏明元皇帝太常五年案北史帝紀不呼南朝諸帝爲皇亦不紀其改元獨詳於此者李延壽欲以北爲正也又景平元年之末書是歲魏明元皇帝崩梁武帝紀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宣武皇帝崩亦尊之也北史帝紀南帝

止書殂

宋文帝紀元嘉二年之末書是歲赫連屈丐死屈丐即勃勃此魏明元帝所改而南史乃遵用之亦是尊魏

北伐南各書皆稱其姓名如南齊書高帝紀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向彭城之類南史則改稱廟號皆抑南尊北之意延壽序傳自述其先人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

零陵王殂

南紀永初二年九月己丑零陵王殂宋志也愚謂前代禪位之君無遇弒者劉裕首行大逆既弒安帝又

立恭帝以應讖而於禪後又弒之其惡大矣作史者似宜直書以正其惡但假使當日竟書九月己丑弒零陵王而其下文却接云車駕率百僚臨於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喪事葬以晉禮又其下書十一月辛亥葬晉恭皇帝於沖平陵車駕率百官瞻送如此則上下語氣不倫不類太覺可笑今云宋志也只避去一個弒字而其爲弒固已顯然望文可知此則本紀之體惟是葬以晉禮之上當補一句云於讌曰恭皇帝三字突如其來亳無根蒂欠妥

九月己丑宋本紀晉本紀俱作丁丑通鑑則無日考異以爲二者皆可疑故不書日惟是宋書但書零陵王薨無宋志也句亦不書葬期此則不及南史且恭帝葬期卽晉本紀亦無之惟見於此在延壽當別有據延壽之書雖疵病百出而仍不可廢者爲有此等小小補益故也

營陽王

南史廢少帝爲營陽王通鑑同宋書作滎陽未知孰是

宋武帝勝魏晉

南史宋武帝論曰夷凶剪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愚謂宋武帝功業謂其遠過司馬溫公經進稽古錄第十四卷不如恐未爲平允司馬溫公經進稽古錄第十四卷論云晉室渡江以來禍亂相繼至於元興桓氏篡位宋高祖首唱大義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鋭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

宇未一躁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此論殊得其實

關中之失以王鎮惡沈田子王脩三人相繼而亦也而罪首則在田子以私怨無端妄殺有大功之鎮惡因而脩殺田子義真殺脩使業敗已成沈約欲曲護其先人之短豈能掩哉

裕所最忌者劉毅故滅之最倚任爲心腹者惟劉穆之故北伐使穆之居東府統事關中甫定穆之遽卒根本空虛有內顧憂故委之而去張氏溥評通鑑紀事本末第一百四卷云張氏更定非原第裕既滅秦設留長安經畧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關中必危義真將亦裕豈不念之然孺子可亾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其後義真逃歸亦義真之幸裕固無暇爲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止之終于偏安江左勃勃得長安羣下請都之不從既而勃勃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奔亾建國之地所係存亾廢興者大矣張氏此論亦佳

少帝紀論

南史諸論皆襲舊文從無自運宋武帝紀論本襲沈約之詞而以少帝附武紀故論後半段論少帝沈約則各爲一篇而少帝紀獨無論蓋傳寫脫落延壽武紀論後半段則約少帝紀論也

徐傅兩人官名連書互異

宋書文紀元嘉元年八月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羡之進位司徒中書監護軍將軍傅亮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者三公也錄尚書事者宰相之職任六朝人以此爲權要之極品猶唐之尚書令故每稱錄公也揚州刺史者宰相攝京尹也司徒在司空上故進位也中書監者亦宰相之職但其時傅亮已以尚書令兼中書監矣不言尚書令言其兼者省文也護軍將軍者軍衛要職與領軍並掌禁兵者也左光祿大夫者階也開府儀同三司者文散官也其下文二年正月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書法與上文絕不同者蓋三公最尊無實職但空加錄尚書京尹尚書令護軍則兩人實職故徐書一虛傅書一實互文以省文也其下文三年正月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羡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左光祿大夫傅亮有罪伏誅羡之所書與元年同亦非

全衛益美之尙有永初元年所加鎭軍將軍此乃加號非如領護有兵權後雖遷鎭軍當如故而此不具也亮亦非全衛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皆不具也而與上文兩書法皆不同於一連三年中書兩人銜參差錯互如此漢官制雖沿秦尙覺分明六朝及唐其立制旣極糾紛作史者又無定例書法參錯不可爬梳非善讀書人能無眩惑乃知讀史之難與治經等也

南史則於元年徐止書司空傅止書尙書令二年三年則徐書司徒而傅仍書尙書令雖似簡淨且覺一律不混目但兩人所處權要職任多失其實使讀者不見其所處之地位矣如徐之錄尙書揚州刺史乃其要也三公虛名也豈可但書司空司徒乎愚謂南史與宋書皆非也元修宋史觀者每恨其官銜繁重然世間一切閑文浪費煙墨多矣紀載實事何嫌太繁鄙見以爲宜槩從全書爲是

追尊章皇太后

宋文帝紀元嘉元年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按宋書云爲皇太后謚曰章后如此方覺穩妥南史省三字而文義全不分明

生存定廟祭

元嘉九年二月詔以衛將軍華容公宏征南大將軍永修公道濟配祭廟庭時王宏檀道濟皆生存而已定廟祭其後道濟誅其配祭想又去之矣齊武帝紀永明十年詔以褚彥回王儉柳世隆王敬則陳顯達李安人配享太祖廟庭是時敬則顯達皆現存亦生而豫定也

王宏書法

元嘉九年三月庚戌進衛將軍王宏爲太保夏五月壬申新除太保王宏薨案宋書爲太保下有加中書監四字新除二字衍當作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宏薨

大且渠茂虔

元嘉十一年以大且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梁州刺史案茂虔北史作牧犍

立國子學

元嘉十九年詔立國學二十三年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見宋書南史俱刪去於後二十七年却書廢元四年詔修建國學是年武帝即位罷國子學南史刪去建學於後却書罷學李延壽之粗疎如此

潮熟

元嘉二十二年冬沒淮起潮熟廢田千餘頃潮當作湖

太武興元

元嘉二十九年魏太武皇帝崩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陸麗奉皇孫是爲文成皇帝改元曰興元案當稱太武帝而紀中忽稱太武帝忽稱太武皇帝非是興元當作興安

宋文帝君臣

宋文帝一朝君臣之間不可解者甚多徐羡之傅亮

雲運之票猶可說也轉請追明白而情不保全不知何故

謝晦等廢昏立明忠也然少帝已幽于吳文帝已入可無後慮即有慮應讓文帝自爲之乃必弒少帝何意左傳烏存以力聞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吾於徐傅等亦云且并殺無過之廬陵王義眞又何意其所以爲文帝地者周矣帝不以其立已爲德而誅討之正也外有强敵而殺檀道濟又何意帝之爲少帝義眞報讐似能友愛矣彭城王義康已流之廣州仍不免賜死又何意此皆不可解者江左之政元嘉爲美不能保全謝靈運范蔚宗惜哉

文帝稱太祖

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劭搆逆帝崩于合殿謚
景皇帝廟號中宗孝武帝踐祚追改謚曰文帝廟號
太祖案合殿宋書作含章殿南史是也觀通鑑亦作
合殿而小字注李延壽辨證之言於其下可見又宋
書直書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與善
終者全無分別雖於論中見之而紀事失實亦當以
南史爲正承統之君例稱宗不稱祖但此中宗是元
凶劭所稱故宋書及南史皆不用而以孝武帝所改
爲定謚鑑亦然

南平王鑠

宋孝武帝紀直書司空南平王鑠蒙而鑠實爲孝武
帝所毒仌書法如此則何以傳信乎

尹元慶斬休茂

太明五年夏四月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
馬庾深之舉兵反參軍尹元慶起義斬之傳首建鄴
案宋書孝武帝本紀作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考
彼書於文五王海陵王休茂傳言休茂反義成太守
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其日參軍尹元
慶起義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繼考僞云立
義自乘驛還都尋事泄伏誅彼書紀傳自相矛盾矣

南史是也延壽書間亦不無可取處觀此可見

齮

前廢帝紀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及卽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爲齮奴說文卷四上鼻部無此字通鑑一百三十卷前廢帝令太廟畫祖考像帝入廟指世祖（孝武卽）像曰渠大齩鼻如何不齩立召畫工令齩之注齩壯加翻鼻上瘡也柳宗元詩曰嗜酒鼻成齩

劉昶奔魏

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己酉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內外戒嚴昶奔魏案蕭道成盡殺宋後武帝子孫賴有昶之一奔延其一綫

劉暾

南史宋前廢帝紀景和元年十一月丁未皇子生少府劉暾之子也宋書作劉勝當是

商豎

南史宋文帝紀論言泄衆衽難結凶豎宋書作商豎謂商臣也

魏和平六年

宋明帝紀云泰始元年卽太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

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卽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案
世祖孝武帝太明之號終於八年是歲在甲辰閏五
月帝崩子子業立是爲前廢帝明年乙巳春正月乙
未朔大赦改元永光秋八月癸酉又改元景和十一
月戊午被弑十二月丙寅叔父湘東王彧卽位是爲
太宗明帝改元泰始是年凡一年而三改元此見於
孝武帝前廢帝及明帝紀者然則太明本無九年何
得自相矛盾復以泰始元年爲卽太明九年此句謬
不可言至於魏和平六年此五字亦屬無謂李延壽
之意雖以北爲正但各紀中只有北主改元元年系
於南主一年之末從無以北主壽常紀年冠於南主
元年之首者卽如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卽海陵王延
興元年亦卽明帝建武元年不但一年三改元且一
年三易主矣而不冠北號何獨於此冠之顯屬冗贅
書年尙不能明析而可以紀事乎史裁如延壽亦已
疎矣

再考此紀上文言前廢帝被弑爲十一月十九日戊
午既是十一月十九日則丙寅合是十一月二十七
日當係傳寫誤爲十二月

崇憲太后

改太皇太后爲崇憲太后憲下當有一皇字

子勛反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舉兵同逆二年春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僭卽僞位於尋陽年號義嘉愚謂子勛孝武次子可繼子業不得云反子綏等俱孝武子亦不得云同逆僭僞之稱亦似未妥但當云稱尊號

魏天安元年

秦始二年之末云魏天安元年天安之上少獻文皇帝四字

帝疾間

秦始七年八月庚寅帝疾間上無有疾突云疾間非也

顧命五人書法

秦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司空以劉勔爲尚書右僕射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彦回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入閤被顧命是日上崩愚考此條之謬不可勝言何則宋書本紀

此條於大漸下云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司空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中領軍劉勔加尚書右僕射鎮東將軍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鎮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夫所謂司空者三公也尚書僕射者宰相也驃騎大將軍者亦宰執之加銜也護軍將軍者掌禁兵亞于領軍而中領軍則卽領軍之資淺者也鎮東將軍征西將軍鎮軍將軍安西將軍者此皆所謂雜號將軍而亦往往爲宰執之加銜者也南史之例惟揚州刺史則書餘刺史皆不書休範固以驃騎大將軍爲江州刺史而進司空此所進者進其加銜耳非由刺史而進則驃騎大將軍五字不可刪也休範非受顧命者而褚淵受顧命則其由右僕射而爲護軍將軍亦不可刪也劉勔本中領軍今加右僕射此兼攝者中領軍三字本不可去況又改加爲爲則沒其兼攝之實矣此大誤也蔡興宗本由鎮東將軍會稽太守遷荆州刺史征西開府則其加號沈攸之本是鎮軍將軍郢州刺史今進號安西將軍兩人皆以外藩受顧命者南史於興宗旣不舉其鎮東則征

西之進號爲無根且南史本例不書各州刺史此時方欲言其入受顧命尤不當贅及是刪其所不當刪而存其所不當存沈攸之本是郢州刺史今由鎮軍將軍進號安西將軍考宋書興宗攸之本傳興宗徵還都攸之雖受顧命而不還都在郢州如故南史既於興宗書刺史矣何於攸之反不言其刺史乎且既並列袁褚劉蔡沈五人名內惟袁粲爲尚書令係前一年五月遷餘四人皆當時所授乃舉其三而獨遺一褚又何也又攸之既不入而南史改同被顧命爲入閤被顧命亦非凡沈約所書皆一字不可移易一

經李延壽刪改疵謬叢生延壽唐初人去六朝甚近而下筆便誤反不如我輩之追考於千載以下身爲職官而竟如邨野細民全不識朝廷官爵體制殊可怪也新唐書延壽傳反謂其書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豈非耳食之論乎（宋書原非沈約一人之筆集衆美而成故頗詳確）

蕭道成雖徵還都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遣詔爲右衛將軍加侍中而不與顧命蓋明帝之忌之久矣

後廢帝紀脫文

後廢帝紀元徽二年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鄂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

雍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赴建鄴脫王僧虔雍州刺史七字三年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車騎征西大將軍脫車騎二字

後廢帝殺孝武帝子

後廢帝紀於元徽五年帝被弒之下述其無道之行而曰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攷孝武帝之子二十八人長前廢帝子業爲明帝或所弒其餘始平孝敬王子鸞南海哀王子師先爲前廢帝所殺其豫章王子尚晉安王子勛松滋侯子房臨海王子頊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眞邵陵王子元悅其十二人皆爲明帝所殺此外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並出繼又有齊敬王子羽晉陵孝王子雲淮陽思王子雋與夫未受封之子深子鳳子諱子衡子況子文子雍俱早夭此皆見於朱書孝武十四王傳者萬氏斯同歷代史表謂子綏子產子輿亦爲明帝所殺當必有據其以子嗣亦爲出繼則誤也然則孝武帝之子前廢帝殺其二明帝殺其十六此事亦見宋書四十一卷文帝路淑媛傳其餘皆夭亡至後廢帝之時已靡有子遺矣後廢帝曾未殺一何得云餘皆帝殺

之乎李延壽記事信手妄載毫不覈實如此

宋書諱齊高帝名南史不諱

宋書順帝紀昇明元年七月鎮軍將軍齊王出鎮東城云云自下屢稱齊王又十二月錄公齊王入守朝堂云云自下屢稱錄公齊王二年三月給太尉齊王羽葆鼓吹三年正月又書太傅齊王云云凡此皆蕭道成也南史皆直書名宋書而出於齊臣則當諱出梁臣則不必諱然沈約修宋書固在齊武代也文惠太子宮伎尚識沈家令約豈能不敬齊高哉

南史宋齊紀書法不同

宋書順帝紀昇明元年十二月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內外纂嚴又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述冠軍王蘊率衆赴之黃回及輔國將軍孫曇瓘屯騎校尉王宜興輔國將軍任候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客相響應中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在殿內同謀錄公齊王誅韞等於省內軍主蘇烈王天生薛道淵戴僧靜等陪石頭斬粲於城內秉述蘊踰城走追擒之並伏誅二年正月沈攸之奔散華容縣民斬之同逆皆伏誅凡此皆宋室忠臣也而書反書逆書伏誅南史則書不從孰政或

云貳於執政此南史之改譌而最得者但於齊高帝紀仍書諸人爲反自相違則非宜亦書舉兵不書反書殺不書伏誅爲允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三

東吳王鳴盛述

齊高帝字紹伯

南齊書高帝紀帝諱道成字紹伯與十六世祖諱紹同或以其代遠不避若其父承之字嗣伯而道成字紹伯則父子同字矣豈伯仲等字可無嫌乎

太后執蒼梧王手

南史齊高帝紀太后執蒼梧王手太后南齊誤作太祖此南齊傳寫之誤非本文

及至乃是帝

齊高帝紀桂陽王休範反帝出頓新亭以當其鋒築新亭壘未畢賊已至帝使高道慶等與賊水戰破之斬休範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宮內傳新亭亦陷與錢許公與許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燒之及至乃是帝五字甚妙得此覺情事如繪矣此蕭子顯齊書所無而李延壽添入者知延壽亦有可取處但五字下宜重一帝字則更分明

諸軍善見觀

休範已斬蕭道成登城謂亂者曰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軍南齊作君是善見觀則同而語甚費解當是如今俗言仔細識認

白紗帽

南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反初發江陵已有叛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共著耳此云共著則非必爲帝似是親近貴臣之服然南史宋明帝紀壽寂之等弒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事出倉卒上

失履跣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又齊
高帝紀蒼梧召袁粲等計議王敬則乃拔刀在牀
側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
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劒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
帝首令帝即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南齊書
倖臣茹法亮傳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
帝並居西殿高宗即位住東齊開陰室出世祖白紗
帽防身刀梁書侯景傳景逼簡文帝幸西州帝著下
屋白紗帽又景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然則白紗帽
爲帝者服甚明益便服也采無輿服志即在禮志南

齊有輿服志皆不載白紗帽

二吳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元年九月詔二吳義興三郡遭
水滅今年田租二年六月詔曲赦丹陽二吳義興四
郡遭水尤劇之縣按前四十五卷據唐杜佑以爲晉
宋齊皆以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若以南齊此條
論之似丹陽不在三吳之數益如杜佑說元年詔二
吳是吳郡吳興添義興爲三郡猶可二年詔既言丹
陽又言二吳又言義興又言四郡若丹陽在三吳數
內何不直云三吳義興四郡乎愚謂不然吳郡吳興

皆有吳字自當爲二吳義興郡起於晉未有此郡之前此郡地不但卽吳郡幷有屬丹陽者故必重累舉之且元年詔因丹陽稍高水災淹浸不及故言二吳義興三郡二年災幷及丹陽詔卽承上年詔文而言故云丹陽二吳義興四郡也仍以予前辨爲正至於南史存元年詔刪去二年詔或去或存任意出入毫無定見李延壽之妄甚矣

西貴

帝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等更日直入決事號爲西貴南齊書作入直決事號爲四貴監板南史亦作四貴此誤

一電箭

蒼梧王欲射齊高帝王天恩曰不如一電箭射之一監作以是

袁劉

九錫文前云袁劉搆禍實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袁劉謂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也後云袁劉攜貳成此亂階謂袁粲劉彥節也劉穆之曾孫祥傳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

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此袁劉亦謂袁粲劉彥節

詠劉燮等

汝陰王玥齊志也詠陰安公劉燮等案劉裕以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受禪即位至二年九月已丑方弒故主零陵王相距尚一年餘三四月蕭道成則於建元元年四月甲午即位五月已未即弒故主汝陰王辛酉又詠陰安公劉燮等相距不及一月而已盡夷前代之族矣其慘毒若此要之裕實始作俑者能無及乎齊書無齊志也句則大惡不彰全失其實而於劉燮等且書爲伏詠吾不知燮等之罪爲何罪乎此則南史之勝於本書者

陳高祖霸先本紀永定二年四月乙丑江陰王玥陳志也江陰王即梁敬帝禪位於陳者書法前後一例是也獨梁武帝弒巴陵王與劉裕蕭道成陳霸先情事正同書法不應有異而梁武紀天監元年但書巴陵王玥於姑孰追謚爲齊和帝不云梁志雖事已見和帝紀究屬非是

褚淵進司徒重出

齊書高帝紀建元二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爲司徒而下文十二月戊戌又書以司空褚

淵爲司徒一事重出疵病之大者南史於各本書最喜以刪節見長乃於此前一條刪尚書令三字亦屬謬妄之至而後一條則仍之竟不能削正

齊高帝紀增添皆非

齊高帝紀建元三年烏程令吳郡顧昌元坐爻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永亾厥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此條乃南齊書所無李延壽添入者雖其事他無可附但入之本紀語覺不倫至紀末附益甚多皆言符瑞疑神見鬼巫媼不經之談嘵嘵不休共約一千一百餘字皆南齊書所無此因增添而失者即如其中一條云天雨石墜地石開中有玉璽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試問道成能掃河洛清魏都否即此一句之妄說其餘可知

齊武帝

齊武帝紀仕宋爲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繫上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上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累石爲佛圖其側忽生一樹狀若華蓋青翠扶疎有

殊羣木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是日大熟上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案齊書本紀帝既得出後生獲肅之遂起義子勛遣將戴凱之爲南康相軍主張宗之助守帝擊破凱之別將追擊宗之斬之遂攻郡城城陷凱之奔走即據郡城南史止云將討戴凱之全無眥目惟雜取妄誕語

五十四言六十八十言九十

南史齊武帝紀永明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戊寅大漸語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

云云是日上崩年五十四宋書王敬宏傳元嘉二十三年表曰臣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明年蒙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五十四而言六十八十而言九十古人重年如此

蕭鸞殺高武子孫

齊高帝蕭道成有兩兄道度道生俱早卒道度無子道生三子長鳳次鸞次緬道成以鸞少孤撫育過於已子厥後帝業皆道成所翊追封道度衡陽王道生始安王封鸞爲西昌侯位郢州刺史道成崩子賾立是爲武帝以鸞爲侍中驃騎將軍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又遺詔以爲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武帝崩太子長懋已前卒諡曰文惠太子孫昭業立年甫二十一童騃無知權盡歸鸞遂弒昭業而僞立其弟昭文又弒之而篡其位高帝十九男除武帝及豫章文獻王嶷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武陵昭王華安成恭王暠始興王鑑已前卒其餘夭亡者凡四人此外鄱陽王鏘桂陽王鑠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晉熙王銶河東王鉉并出繼道度之衡陽王鈞凡八人皆爲蕭鸞所殺又殺鉉之二子武帝二十三男除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已前卒其餘夭亡者凡四人又巴東王子響別自被殺此外廬陵王子卿安陸王子敬晉安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眞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蜀郡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并出繼道度爲孫之永陽王子珉共十六人皆爲蕭鸞所殺文惠太子四男長卽前廢帝鬱林王昭業次卽後廢帝海陵王昭文次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皆爲蕭鸞所殺通計高帝之子孫及曾孫三世爲

見於史者獨有鉉之二子在孩抱中見殺其實所殺必不止此數當以其幼稚而略之高帝諸子論云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子倫臨朖謂茹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見武帝諸子傳天道好還假手於鸞以償其孽報

蕭鸞絕後

蕭鸞子惟寶寅逃入魏功名顯赫史述其賢行甚詳終以殺鄱道元謀反伏誅長子亦伏法次子爲其弟所殺幼子以罪幦於東市一門盡滅此外則東昏矣

如吳氏入梁宮所生子云是東昏子即豫章王綜也初名贊北史於其傳稱病卒而梁書云魏人殺之當以梁書爲正梁書綜傳又云吳氏入梁宮七月始生綜未必是東昏遺種特因吳氏寵衰怨望造疑似之說以惑綜耳北史稱綜江南有子在魏無後然梁書綜傳並不言其有子則北史爲妄就使綜有子而綜之爲東昏子實不足信再考南齊書蕭鸞十一子其子並無名贊及綜者而十一子之中梁武帝殺其六（見後）東昏殺其一（寶元）魏人殺其一（即寶義）餘早夭者二（名未詳）廢疾無後而善終者一（寶黃）然則鸞之子凡成人者

皆不良死蓋鸞之後已絕

宣德太后令

南史廢帝東昏侯紀直後張齊斬其首送蕭衍宣德太后者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宣德太后者即文安王皇后齊世祖武帝之子文惠太子妃也文惠未立而卒武帝崩孫文惠之子鬱林王昭業即位尊文惠爲世宗妃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蕭鸞廢鬱林王而弒之假立海陵王昭文又廢弒之而自立皆託宣德太后令以行篡逆是爲明帝崩子東昏立無道被弒蕭衍迎后入宮稱制又假宣德皇后令以行篡事焉一婦人也而兩朝篡奪皆託其名以欺人眞如兒戲文選第三十六卷任彥升宣德皇后令一篇即是進衍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僞讓不受而假爲后令勸令受之也

沈約勸殺巴陵王

齊和帝紀中興二年遜位於梁奉帝爲巴陵王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邑而遷帝以問范雲雲未對沈約曰不可慕虛名受實禍於是遣鄭伯禽殺焉愚謂沈約佛前懺悔文云暑月寢臥蚊蚤噆膚手所殲殞畚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

不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遣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約歷事齊朝年至六十餘乃爲梁武晝篡奪之策又力勸帝殺其故主其所爲如此慨悔中何不及之乃自認撲蚊蚤淫僮女諸罪乎梁武帝本齊明帝之謀主代爲定計助成篡弒文學傳吳均撰齊春秋稱梁武帝爲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其書後竟弒其子東昏侯寶卷僞立其弟寶融而又弒之篡之并盡殺明帝之子寶源寶修一名寶攸見南齊書寶嵩寶貞又納東昏侯之妃吳氏余氏以爲妃乃捨身奉佛以麪爲郊廟犧牲一何可笑宋明帝顏好元理引周顒入殷講論帝所爲慘毒之事顒輒誦佛經中因緣罪福之說帝亦爲之小止見顒傳顒謂宋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尚云小止乎奉佛者之謬如此以宋明帝較梁武帝則梁武差優

江革傳梁武帝惑於佛教朝賢多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冥如彼必先四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愚謂帝之信果報正爲於心有所不能釋然者故欲以奉佛禳之侯景之亂一家慘戮果報仍在人慎勿作惡惡非奉佛所能解也蕭子恪豫章王嶷之子齊高祖之孫梁武謂曰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亦是爲卿兄弟報讐見梁子

恪傳愚謂明帝子固應殺梁武似未可爲應殺明帝子之人

天監十三年築淮堰以灌壽陽役人死者既已不可勝計堰成之後又召還康絢致堰復壞緣淮城戍邨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如緣堙之蟻況於流潦之中帝之殘民命多矣乃以不殺生爲奉佛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不仁於民也仁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何與

蕭氏世系

南史梁武帝紀梁與齊同承淮陰令整整生皇高祖鍇鍇生皇曾祖副子副子生皇祖道賜道賜生皇考順之於齊高帝爲始族弟案齊高紀亦從淮陰令整叙起整生儁儁生樂子尚與副子排行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竊疑道賜與順之似是倒誤當爲副子生順之順之生道賜道賜於齊高帝爲始族弟如此方合六朝人兄弟排行者多也雖姚思廉梁書與南史同然大可疑始族弟者齊宗室傳衡陽公諶臨汝侯坦之皆高帝絕服族子絕服族子謂始無服之姪而始族弟則謂始有服之弟緦麻兄弟也北史劉芳傳齊使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始族兄弟較絕服族

兄弟猶稍親然則梁武與齊服屬尚近以衍纂竇融與以鸞篡昭文何異既非更姓改物何必易齊爲梁夫齊武帝之統不可絕也而鸞公然曰爲高帝第二子（史作第三子誤）假令梁武斥鸞而復爲齊高後不易代號則齊之建國凡七十九年書之史冊不稍足觀乎

南齊書三十八蕭景先傳景先爲太祖高帝道成之從子而其祖名爰之其父名敬宗敬宗與道成爲兄弟爰之與道成父承之爲兄弟已可証蕭氏一門羣從皆以之字排行然猶可云之字從自道字以上一輩下即是之字行無疑斷非副子生可不拘同卷蕭赤斧傳赤斧爲太祖道成之從祖弟而其祖名隆子其父名始之可見此二代皆以子字之字排行子字行下即是之字行無疑斷非副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也

齊梁二書言漢相蕭何至太傅望之望之至整姓名爵里歷歷分明不知漢書望之傳但云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不言何後望之子育自稱杜陵男子何得如齊梁書言世世居東海蘭陵直傳至整方渡江居武進爲南蘭陵人邪顏師古已斥其非矣然則齊梁書敘蕭氏譜系附會錯謬正多

梁書敘望之至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冰冰生

中山相苞云云冰齋書作永

梁武紀事南史較詳

南史於梁高祖武帝紀敘皇考順之事極詳凡十六行而梁紀所載不及兩行此南史之勝於本書處歟順之以殺魚復侯子響爲齊武帝譴怒以憂疚事見齊子響傳梁武語蕭子恪亦云我起義兵自雪門恥見梁書子恪傳自雪門恥自是雪順之憂疚之恥因子恪是豫章王嶷之子非齊武帝之子故語及之又梁紀但言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爲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須

蕭諶等定策勳如此而已南史則有帝爲齊明帝畫佐命祕策事此正吳均據事直書武帝惡其實錄遣人詰問毀其書者也自是實事梁皆不載此又南史之遠勝本書處通計此篇南史多四五百字竊謂梁武紀一篇南史所添疑神見鬼語此李延壽之恒態誠無足取其他所添頗有功于於延壽惡而知其美也若向來人推重其遠過本書彼實未嘗將兩邊對勘一番隨聲附和耳食而已

順之以子響謀反奉齊武帝命討之子響伏而齊武悔殺子響反歸怨於順之譴責之順之以憂疚故梁

武助齊明帝爲之謀主代晉篡奪之策傾齊武之嗣此爲父報讐也又梁武之兄長沙宣武王懿有平崔慧景大功東昏疾聽羣小讒譖忌其功高又慮其廢立無故殺之梁武起兵誅東昏廢其子立其弟而旋篡之弒之此又爲兄報讐也梁武之於齊約畧如伍員之於楚

梁武帝生年

梁武帝紀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帝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元年梁書作八年是

百僚致敬

梁書宣德皇后令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此下南史有百僚致敬一句梁書無觀其下文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之下南與梁各有百僚致敬如前一句則知上文一句不可少南史爲得若各書中都督某某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南史一槩改爲都督某州刺史爲欲省此幾字生出種種語病使讀者不明甚至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一句亦

爲刪削直作都督揚州刺史尤屬大謬別見

梁武卽位事梁書南史敘次不同

梁紀天監元年四月旣書卽位告天大赦改元普加賜賚恩澤其下書追尊皇考妣追謚妃郗氏其下書追封兄懿敷弟暢融爲王其下書封文武功臣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其下書封弟宏等爲王其下書加領軍將軍王茂鎭軍將軍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中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其下書放遣後宮樂府西解暴室拘逼幽厄者其下書車騎將軍高句驪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頡進號鎭西大將軍百濟王餘太進號征東大將軍梁彌頡進號鎭西將軍征東將軍鎭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此內惟封兄懿等之下卽應繼以封弟宏等乃以封文武功臣一節間厠于其中爲不可解其餘所書似有條理南史改爲大赦改元恩澤之下卽繼以進王亮沈約官其下繼以封弟宏等爲王其下繼以放遣後宮封外國諸王其下雜敘他事甚多自此以上並是四月一月內所行其下

書閏月是年閏四月也閏月凡三事首書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次書正憲綱詔未乃書追尊皇考妣謚郗氏輕重緩急先後之次實出情理之外諸臣進位自當在封兄弟之後乃反在其前至追尊考妣及元妃幷在放遣後宮封外國諸王之後相距甚遠乍觀之無不疑延壽妄改者考南史於長沙宣武王懿傳云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

裒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焉然則梁書因梁代史臣諱飾延壽別有所據當以南史爲正但南史止書封弟宏等其封兄懿等弟暢等不載何意封夏侯詳等亦不載又何意進位有王亮沈約刪王茂王瑩范雲又何意外國加號有高麗百濟倭刪宕昌吐谷渾又何意若云西北非南朝所能封

何以下文仍有宕昌任意去取仍屬大謬凡人無學則心粗小有才則膽大延壽學淺心粗極矣幸其無才膽不甚大未敢憑臆欺人但以描頭畫角了事間有有據而增改者尚爲有益而可信

王亮改爲以兼尚書令爲尚書令沈約改爲以兼尚書右僕射爲尚書僕射皆不同未知孰是梁書尚書僕射長長字疑衍

刪沈約去職句

梁書於武帝紀天監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爲尚書右僕射夏五月丁巳尚書右僕射范雲卒六月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冬十一月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惲爲尚書右僕射前尚書左僕射沈約爲鎮軍將軍約之爲鎮軍將軍乃其進號南史刪云似尚可其刪去以母憂去職一句則非

臨川王寧師

梁紀天監四年十月北伐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云云愚謂是役也寧師辱

國皆臨川一人爲之試觀其下文於明年三月有劉思効之提五月有張惠紹韋敞裴邃桓和等之提自去年十月出師以來所向皆克也至九月以都督北討之臨川王挫置乖方怯懦無能師以大潰南史於三月五月等提皆不書未免太畧而於九月大潰而還則書之梁書乃詳書其攻拔諸城而於臨川王之大潰逃還則竟諱而不書大約如姚思廉輩修史悉以當日史臣紀載爲粉本已所增改甚少惟通鑑一百四十六卷書臨川覆師之罪最得其實且南史臨川本傳言其惡逆多端全無人理實爲罪不容誅梁書本傳大加褒美已爲可笑乃於本紀亦遂諱其惡如此異哉

各帝皆諱

梁書天監元年正月立皇子諱爲晉安王簡文帝綱也愚謂梁書於諸帝名皆稱諱紀中甚多不悉由此書唐人所修何必如是南史直書爲得

大舉北侵

天監七年冬十月丙子詔大舉北侵愚謂梁與魏爲敵國而南史於北伐改爲北侵中大通二年夏六月丁巳遣魏汝南王悅還北主魏庚申以魏尚書左僕

射范遵爲司州牧隨悅北侵此侵字梁書紀作討亦是南史所改李延壽之意以北爲正南爲僞也

開府儀同三司

天監十一年冬十月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十二年秋九月以司空王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十四年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薨其他尚有見者甚多今不悉出愚攷儀同三司從來以此作官名三司者司徒司馬司空卽三公謂儀與之同也今改爲同三司之儀義固可通但其文特殊甚覺無謂梁書如此而南史仍其謬各書中如此者似亦有未能詳考

號取寺名詔用佛語

大通元年正月開大通門對同泰寺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大同十一年七月詔民用九佰錢佰減則物貴佰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此佛語也夫紀年建號而取寺名行政下詔而用佛語帝之流蕩甚矣自朔同泰寺時時設講蔵蔵鑄像甚且捨身乃中大同元年此寺遽被天灾化爲一炬疾景尚未來降而天意已如此佛不足信明矣

爾朱榮復據洛陽

梁書武紀大通二年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中大通元年五月尅大梁尅武牢城魏主元子攸棄洛陽走河北元顥入洛陽閏六月魏爾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四字南史作京師反正綱謂作史自有體裁此本梁人與元顥通謀欲取洛陽使陳慶之帥兵往與元顥共事斯時元顥亦幾爲梁臣矣北魏主出奔矣乃爾朱榮攻殺元顥而洛陽復爲魏有魏主還宮故梁書書之曰復據洛陽蓋既作梁書則應以梁爲主也南史乃云京師反正夫謂之京師誰曰非京師謂之反正誠可云反正但此語如何書之於南史本紀乎詞氣大不倫矣李延壽以北爲正但既南北分列而措詞如此一何武斷爾朱何物不必加以美名當以梁書爲得

梁武一意取魏奄有南北當天監中尚未銳志於此及後魏事日衰而帝心愈侈一改普通二改大通三改中大通四改大同五改中大同觀其號其心可見無奈魏衰而齊周並興梁不能取陳慶之亷師單騎逃回復加封賞如此用人豈能成功

左隣

梁紀元帝論曰以世祖梁稱世祖南稱元帝神睿特達留情正道不怵邪說徙蹕金陵左隣彊寇將何以作西魏在江陵之西何以言左隣敬帝紀末魏徵總論曰元帝怵於邪說卽安荊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意與前論正同左隣當作西隣或疑西魏在江陵之西而江陵當與北齊連界西魏則又在北齊之西矣當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西魏攻江陵歲次甲戌時西魏恭帝廓元年實宇文泰執權統事而是年亦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五年齊與西魏爲讐而齊人方睦于梁西魏人何得越齊而攻江陵考江陵今湖北荆州府治北則襄陽府又北與河南南陽府接南陽府之西北則與河南府接矣南陽河南地梁末大約皆爲北齊之西南邊境而齊都在鄴遠隔河北不能遏周師若襄陽則彼時已爲蕭詧所據見周書十五卷于謹傳詧因元帝殺其兄河東王譽結讐導周師以入周人出潼關由新安一路向東南行不過千餘里可至襄陽矣若從北道鄖陽府來亦可抵襄陽然皆山險周人行師必不取此路

梁紀論稱鄭文貞公

李延壽論贊全是勦襲不以爲恥獨于梁紀末稱鄭文貞公論云云姚思廉魏徵本無差別姚則奪之魏則讓之于意云何

陳高祖其本甚微

陳書高祖紀直云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以下歷敘世系此與宋祖漢蕭祖何同不足爲異南史乃云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云云夫謂之甚微誰曰非微者謂之自云實祇自云耳但於劉蕭獨不用此兩句輕薄語厚於彼薄於此吾所未喻

劉蕭陳三帝世系皆當日史官緣飾沈約蕭子顯姚思廉一槩因仍不改所以劉則從劉交起蕭則從蕭何起陳則從陳寔起歷歷鋪敘三家如出一手李延壽覺之欲矯其失乃三處分作三種筆墨事同而例異胸中擾擾本無定見率爾操觚所以至此於劉則仍用沈約漢楚元王交敘起其下却盡削去直從皇祖敘起竊謂人家墓誌品官封贈皆有三代何至帝王無曾祖名蕭則盡削去蕭何云云望之云云從皇高祖敘起陳則先下輕薄兩句其下却直抄陳書歷歷鋪敘其十四代無一刪者愚謂惟敘蕭氏最得法宜依此一律

東揚州刺史

陳高祖本紀侯景廢簡文立豫章嗣王棟帝遣兼長史沈泰奉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帝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案江陵元帝也姚思廉陳書作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史餘並如故若依南史例當作都督東揚州刺史則與其平日所立都督刺史書法之例又變矣李延壽胸無定見下筆時率爾而已

大寶三年

南史陳高祖紀三年帝帥師發自豫章此帝從嶺外入討侯景也陳書畧同此三年謂大寶三年也大寶本無三年簡文帝已於去年被弒矣是年實元帝之承聖元年但爾時尚未即位事無所繫史家姑就陳高祖語故書大寶三年

改大寶爲承聖

陳書高紀湘東王即位於江陵改大寶三年爲承聖元年湘東王未嘗稱大寶號也當日所改實稱太清六年此書法是在陳高紀不得不依陳高語讀者宜善會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書此事胡三省注云改太

淸爲承聖梁書世祖元帝紀云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淸四年自此以下每年皆如此書之

陳高祖害王僧辯

承聖二年陳霸先爲南徐州刺史鎭京口王僧辯鎭石頭城三年十一月魏陷江陵元帝被殺霸先僧辯奉元帝子晉安王方智承制于建康明年三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淵明卽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霸先固爭以爲不可不從憤嘆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九月壬寅霸先夜發南徐州討僧辯甲辰至石頭僧辯就禽縊殺之廢貞陽侯奉晉安王卽位改元紹泰是爲敬帝愚謂霸先與僧辯同起兵討侯景之滅僧辯之力爲多奉立方智兩人亦同其功淵明之納迫於齊人不得已耳霸先借此爲名譎而害之心乎篡梁所忌者惟僧辯故也與劉裕殺劉毅情事如一憤嘆之言乍觀之似若發於忠義者試問霸先後日篡弒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罪乎猜忍乃爾固宜身嬰焚骨之慘（見孝行王頒傳）子懌溺江之酷也（見陳諸王傳）僧辯威名久著陳高特嶷外一荒徼將領征景之時

本是僧辯主兵陳高特其副貳平景之後兵權皆在僧辯僧辯鎮石頭陳高鎮南徐威聲勢位在其下未能相及忌之極矣僧辯竟認作同心合力之人不相疑猶可納淵明既執異議尚不防制全無備禦霸先從南徐猝然而來僧辯束手就縛如在夢中僧辯老於兵事屢破强敵此時建康全局皆入掌握若稍稍知備何成擒如此之易邪以納淵明爲假立霸先之使方智返正假乎眞乎此情可知者一若僧辯有簒情而霸先破其奸謀倘此言出王琳一輩人口幾令人以爲忠梁矣奈自作地步何戰國策樓緩述公甫文伯母之言母言之爲賢母婦言之爲妒婦令人捧腹絶倒

霸先使侯安都夜潛至石頭城下僧辯不之覺雉堞不危峻安都被甲帶刀軍人捧之投女垣內衆隨入遂直逼僧辯卧室見陳書安都傳此種舉動與呂蒙之白衣搖櫓作商賈服譎取關公同一盜賊伎倆

九錫禪位卽位等文

陳紀載梁敬帝九錫詔曰彊臣放命黜我沖人顧影於荼孺之竟甘心於甯卿之辱却按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曰清

澄惟是房蒙再膺天錄又策曰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讐既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茲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宮又禪位詔曰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云云又策曰乃眷天成輕弄鼈鼎云云彊臣放命冢司昏撓云云指王僧辯納蕭淵明改元天成立敬帝爲太子也文皆徐陵作載文集前此陵在齊爲淵明與僧辯書往復數千言論淵明宜歸爲梁主亦載文集至此則自相背矣此紀下篇卽位告天文亦陵作有云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惟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祚天地蕩覆紀綱泯絕前不過詈淵明此則并斥元帝矣文人筆端顛倒如此

王琳奉蕭莊

南史陳紀高祖永定二年三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以奉梁後卽位于郢州考何之元以陳臣修梁典爲蕭莊作後嗣主紀見陳書文學傳梁書與南史去之愚謂梁末忠臣惟王琳王僧辯二人忠于梁實忠於元帝者琳奉蕭莊僧辯納蕭淵明欲力存梁祀之心同琳不得已而歸齊心雖可諒不如僧辯之永於

陳霸先手爲得死所僧辯奉淵明乃武帝兄懿之子係旁支雖仍立敬帝爲太子不如琳奉莊是元帝嫡長子方等之子所奉較爲得正

陳文帝尊皇太后

陳文帝紀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帝入卽位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爲皇太后案文帝乃武帝之姪武帝惟有一子衡陽王昌在荆州爲西魏所俘入周文帝既立而昌乃還文帝使人殂之江中見陳諸王傳文帝尊皇太后詔徐陵所撰詞云朕以虚薄竊守藩維皇嗣元良貌在崤渭二臣奉迎淹留永日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升纂帝基彌增號懼若中流靜宴皇嗣歸來輒當解紱箕山之陽歸老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與夷無愧園寢吁文帝之愧此詔甚矣此文正宜載入本紀陳書旣不采南史又不能補

北周爲正

陳本紀永定三年書齊文宣殂天嘉元年書周明帝崩李延壽意以北周爲正北齊爲僞蓋唐承隋隋承周故也

陳文帝無年數

陳書本紀世祖文帝之崩獨不言年數南史同卽如其子廢帝僅二年而廢尙有年數在帝何以獨無姚察身爲陳臣修陳書無容不知此不可解建康實錄亦獨闕陳文帝年數

伯宗凶淫

陳廢帝紀光大二年慈訓太后令曰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問及居崇極遂騁凶淫云云愚謂文帝奪衡陽王昌之位而殺之崩後骨肉未寒其子伯宗卽爲弟頊所廢而代立改元太建是爲宣帝以伯宗之仁弱而曰爲凶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太建二年四月伯宗遽薨年十九果良死乎

陳紀論廢帝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甚確紀中載慈訓太后令比南史爲詳臚列罪狀皆屬虛誣紀末載世祖卽文帝疾大漸召高宗卽宣帝欲遵太伯事論末又謂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此沿陳代史臣曲筆其實文帝何常不傳位廢帝宣帝奪之耳南史於紀末刪文帝遺命似有裁斷乃論末又謂文帝法殷傳弟則仍是矮人看場之見

淮南

陳書宣帝紀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乃運神畧授律出師至於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獲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畧地還達江際矣愚謂此段宜著眼觀淮南數百里間梁陳周齊地理沿革大畧可見而委曲則難以詳考

陳氏子弟安全

陳後主紀敘至亾國被俘至隋之下云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爲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愚謂隋文帝篡周盡滅宇文氏之族與蕭道成同乃毒於周而獨慈於陳何也周其得位所從來心所最忌陳俘虜之餘不爲嫌耳後煬帝又以陳後主第六女嫻爲貴人絶愛幸悉召陳子弟至京官之亾國之後陳爲多幸矣

寛政戊午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